

和漢文類

京都府學務課編纂

初篇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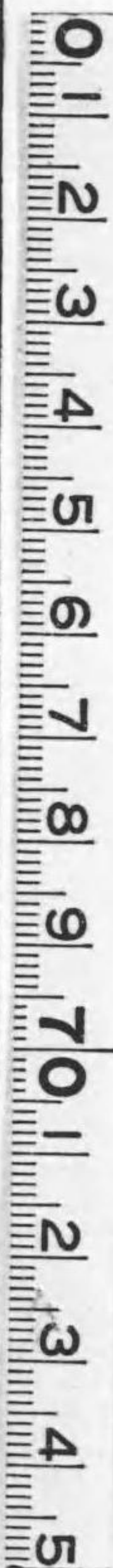
特279-133



1200501131994

特279

133



始





和漢文類初編下卷

京都府學務課 編纂

一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菟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入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庶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簋。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它。觀其臨終

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楠正成贊 朱之瑜 (南木誌)

三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為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

之不欲。驢以哀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卧。而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歷刀。擲笑曰。止焉。正之喑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

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

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辞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

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為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為不軌之民。寃矣。予故畧叙所聞如此。高山彦九郎傳(山陽遺稿)

三 一藩士性嗜河豚。與其妻每啖之。士有幼女。一日忽乞食。士曰。兒常不欲食。今日欲食何也。且豚魚有毒。非幼兒可食。女乃泣曰。是兒所以欲食也。爺娘若中毒。則兒將誰賴焉。願俱食而斃。士即感悟。速棄羹。終身不復食。藩士某女(昭代逸事)

四 鍛匠孫次郎者。肥後國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姓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

常無全衣。而供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其孝情。與酒不留錢。則艱然不悅曰。如是則足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孫也預。則必舍肉請以遺母。眾使食之。而更與之。里中有溫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燠寒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為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况與母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任之過馬。今母乘之。何羨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為局促之狀。或作踉蹌之勢。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

嗟。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已身温母衣而待。夏則扇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久速。偏如母意。冬月之被。母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潛出。投於溫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不褫衣帶。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号哭不去。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值朔望佳節。則先適墓。撫墳哭曰。年々歲々。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糲薄醪。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為哉。嗚呼。我母盍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修身叢語

五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穂岡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

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齧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穂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

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逃。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耻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惜惜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畧紀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求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

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烈士喜劍傳
(鶴梁文鈔)

六 八助者良雄僕也。赤穗既滅。良雄出城。寓居尾崎村。將移居京師。時八助既老。退居陋巷。乃往見良雄曰。奴聞主將遠徙山科。奴宜從。老不能願得賜一物。以珍藏於家。良雄曰。社稷淪喪。進退維谷。汝所知也。吾將卜居僻地。耕芸終身。與汝別去。無復見期。聊留此以為別。乃以十餘金與之。八助怒曰。老奴來謁。欲得主手澤所存一品。朝夕奉之。以代拜尊容而已。奴雖老悖。豈為貪賜金而來哉。今國君橫罹禍酷。卑賤如奴。猶且切齒。而况世荷國恩。而肉食者乎。何乃辱身縮氣。不念國耻。竟無一人有復仇志者歟。乃擲金慟哭。良雄默思久之曰。吾過矣。乃攬筆。寫一士人戴笠微行。蒼頭。

從後之狀皆佩長刀。意態奮然。蓋寓復仇之意也。因謂八助曰。吾嘗在江戶。從汝遊北里。汝頗記否。八助默思久之。忽曉其意。大喜曰。何賜如之。流涕談舊。肆訣而去。人傳以為美談。（赤穗四十七士傳）

七仁齋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為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為為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為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為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為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

業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先哲叢談）

八我有二牛。尾已欠。人人嘲為無尾牛。本是野犢。被狼噬。免彼狼口。實有由。英靈疑是松精化。肥大曾非菓下流。雖無一尾有五德。請我一叩角。謳初食弱草糞共分。時不致以尾污軀。

其德一也入園縱逢園夫怒。不可結著死牛頭。牛入園中。園主以死牛頭骨結著其尾。令走。數

黑。此牛無所結著。其德二也。又入曠野群牛中。牧童遠知不尋求。其德三也黑牛背

上白毛點。古賢驗之遂得偷。君若擒奸兼督盜。何必以毛告定州。短尾猶為長久驗。盜者終須為繫囚。其德四也家家兒女走車出。速向山寺近遊市樓。或投暮歸或隔夜。牛疲輪利主人愁。我牛無尾人不借。人皆雖嘲我無憂。其德五也無尾無尾汝聽取。我未以汝耕田疇。

又不東西為僦載。一僦載之價無收。我心不是偏愛汝。家貧自忘農商謀。臨老居官官俸薄。一兩僮僕不肯留。草青春不乘肥馬。雪白冬難擁善裘。纔得駕汝何必忘。苦無尾無尾汝知不。明時用忠不用留。所以夙興夜寢。暨休愚忠若遇糠豆擔。數年汝功必將酬。

無尾牛歌
源順
本朝文粹

九 炎涼倏忽。景物幹流。驚年花之云晚。觀木葉之正秋。觀其千里萬里。自西自東。輕如蕃籬之鷄。轉似古院之蓬。征馬鳴珥。秋踏仙珂之雪。宿禽斂翅。夜栖一枝之風。其始也。飛非且千。落僅數四。霜白兮樹頂老。雨晴兮山顏醉。翻翻而自舞。半滿白沙之塘。索索而漫封。徐遍青苔之地。至彼涼氣半闌。爽籟初起。靜室端居之妾。邊城遠行之子。素高早脆。一聲之朔。鴈驚夢。黃落相催。八月之寒蟬。

滿耳。况復心恍然。怨緒蕭然。秋深行宮之裏。日暮空城之下。繽紛滿眼。頻拂翡翠之簾。散亂入聞。幾點鴛鴦之瓦。則知華以春榮。葉以秋落。感春秋之遞換。知盛衰之所託。不常其節。驗先衰於青楸。何守其貞。嗤後凋於翠栢。方今飛而不歸。散而焉有。林園漏月兮已空。鷓鴣畏霜而欲負。嶧陽山之雲外。露淡孤桐。陶彭澤之門前。煙暗五柳。既而微寒至。景氣清。原野寂兮極目。庭柯憾兮傷情。洞庭湖幽。水洗文錦之色。上林苑冷。嵐吹虫字之聲。

落葉賦
紀齊名
本朝文粹

十 世之夙敏穎悟者多矣。而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而古之賢者。其始也未必皆夙敏穎悟也。夙敏穎悟者。其果不可為賢者歟。世之所謂幼而聰敏者。吾知之矣。五歲而誦詩書。則曰奇童也。十五

而能焉。則凡人也。十五而講經屬文。則曰奇童也。三十而能焉。則凡人也。世之人唯見其五歲而誦詩書。十五而講經屬文。以為異乎衆。而望其終身之異乎衆也者。過矣。終身之異乎衆者。豈慧俊才辨者之所能遽得乎哉。必也真積力久。仁漸義漬。薰蒸乎德行。之化。浸漬乎禮法之場。而後始可得也。已。故世之慧俊才辨者。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昔者張童子九歲。而舉于禮部。韓文公贈之言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善哉言乎。世之人不知出此。徒觀其篇章敏富。酬答辨利。目為神童也。則父兄之無識者。亦從誇詡。嗷嗷惛惛。溢美過譽。不嚴規誨。唯聲價馳騰之悅。希得斗外之祿焉。其既得也。其人亦自以為吾事既畢矣。恃材陵

衆之意。滋輕儇浮躁之態。肆氣滿志得。學殖荒廢。經史罔書。束之高閣。二十而所得。無異十歲。三十而所成。無異於十五也。不翅弗得就其器。亦且斲摧之。并其嘗所粗得者而喪之矣。欲為鄉人。不可得也。噫。天下之奇材。何限也哉。能養有成。則皆可以為賢者矣。而為父兄所賣弄。師友所譁張。賊其美質。吾甚惜之。故書以為戒。

奇童說
伊藤長胤
(日本文鈔)

士結菴居三徑。灌園養一生。糟糠寧滿腹。泉石但觀情。水裡松低

影。風前竹動聲。聊輸太平祝。獨守小山亭。田家
小野永見
(本朝一人一首)

士烟未浮。天皇愁。烟已起。天皇喜。漏屋敝衣富赤子。子富父貧無

此理。八洲縷縷百萬烟。簇擁皇統長接天。炊煙起
(日本樂府)

士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

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瞠目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九者而西。船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游戲不離側。偶起之。胡孫矚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近世史談)

孟公之爭新法。痛擊不遺餘力。公之改弊政。如救焚拯溺。人皆疑其不類平生。余謂天下一甕之廣也。億兆一兒之多也。熙寧之爭。元祐之政。一擊一極之大者也。當兒之未溺。嬉戲樂群。藹然之狀。可掬。及兒之既溺。振袂攘臂。悍然當之。此其天性也。然則公之仁

勇。既於牛角之日見之。何必待登台鼎秉鈞軸而後知之耶。

題司馬溫公擊甕圖 (今世名家文鈔) 拙堂

主紫宸殿障子列賢聖。衣冠濟濟欲拜跪。可惜無精神。何時獻可否。畫龍求龍真龍出。呼雲釀雨雨未起。逐龍入湫龍窮死。畫龍依舊侍天子。

賢聖障子 (日本樂府)

其瞻彼新月。有微其狀。攬之不足手。皎皎之光未舒。仰之則在眸。纖纖之質可望。若乃風吟中秋。月沉西海。伴星榆兮。片影因茲而見。隨曆英兮。孤姿於是乎在。觀其以陰為位。成象於天。彼合璧之有始。諒推輪于向前。德也不孤。暗知珠玷之未實。物也有漸。豫驗金魄於將圓。及夫影倒秋江之浦。光傾暮山之巔。遊魚疑沉鈞於碧浪。旅鴈驚虛弓於紫烟。矧夫高秋易感。良夜未眠。窺仙娥之容。

輝尚秘綽約。訝靜女之眉態。空迷嬋娟。士有一出董惟之內。再拜
庾樓之西。慮就盈之所基。慎終如始。悟忌滿之可法。見賢思齊。猶
恠攀挂枝於遲暮。獨遑遑而悽悽。

織月賦以望在天西為韻依次用之
二百字以上為篇 管三品文時 (本朝文粹)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主尊像。久欽英靈樂樓。肇構幽
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裔乎無窮。仰惟機山先主。
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韜畧自茲。以流轉。布澤五州。士民
至今而利賴。寫生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
膺榮爵。新續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緒。遂戒
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以揆吉。飭善頌而慶
成。

拋梁東。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烏雲八陳遍案中。

拋梁西。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行人路砥厲。

拋梁上。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百福。北邙南

邙。駢集千祥。慶衍瓊瓜。喜連棣萼。俾耆俾耄。彌興彌昌。臣某甲等

敬白。後慧林寺殿機山霸王影堂
上梁文 物茂卿 (日本文鈔)

十六 天下不可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
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

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跡。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此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

也。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我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已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誇天下。得其錢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此時。明國視我猶藩國。足利氏之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臣大閣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

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耻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也。然畏懾斂手。不敢噬嚙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青山延光豐臣太閤論（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

先備前州有富民兄弟爭家資者。黨援各百餘人。獄官推訊累年不能斷。熊澤助八代為獄官。乃召兄弟二人同坐一堂。時冬日嚴寒。置一火爐于堂中央。終日無所問。及日暮。出盤飧。令二人並喫。如此者三日。而助八每隔屏障而坐。命其二兒執事膝下。二兒友愛如壘如篋。暗令二人聽之。二人心曉其諭已。愧心自然縈胸。初二人入堂。各分坐一偏。至是相謂寒甚。可近火邊。既近。不覺相與執手。

號哭。宿怨頓消。乃退告黨。援止訟云。噫。夫數年疑獄。不勞寸舌。而一朝息之。可謂善聽訟者矣。然非其履行有素。取信於人。豈至此乎。世之為刑官者。其思之矣。

（佐藤一齋先生話 紀熊澤助八事 鶴梁文鈔）

三 人之於志也。車之轄也。戶之樞也。人其可無志乎。而立之甚難矣。蓋不立之以勇。則因循苟且。有半途廢之失。不立之以專。則流蕩消耗。有一暴十寒之累。故勇之與專。立志之本也。既勇且專。則天下何事不可成哉。凡古人之所為。或修身傳道。且乎萬古而不朽。或高坐廟堂。撐拄乾坤。其學問功業。皆發軔乎此矣。故為舜為蹠。志之所致也。為聖為狂。志之所致也。若夫學樂乎。援琴鶴舞。志之至也。學射乎。調弓猿猴。志之至也。學醫乎。視牆一方人。志之至也。且天下之人。志農者。播種不失時。志商者。販鬻而保利。或志

梓匠或志朽壤為陶為漁。吾未見志其事而弗成也。其沮格廢置中道而輟者。志之不至也。故匹夫不可奪志。况為士者乎。士而不能立志。則不及販夫賈豎遠矣。然人心之危。出入無時。動靜不定。其持志也。亦猶御悍馬。一緩即逸。往往不能自制焉。蓋嘗觀輕躁之士。其始立志也。疾風迅雨。不能及之。銳兵精甲。不能禦之。必將一進不退。百變不磨也。及其久也。名韁利鎖。勒之於內。蛾眉靡音。蕩之於外。或窮困枯之。或喜怒擾之。紛紜鞚轡。日喪月失。少而勇者。老而為怯。少而廉者。老而為貪。時少省之。何益之有。故曰。立之以勇。勇則能守。守則不變。立之以專。專則不分。不分則精。是以情氣將生。則勇以挫之。慾心將萌。則勇以鎮之。猶將之御士卒。主之令童僕也。將嚴主明。則雖有悍卒黠僕。久而自伏矣。外物之誘。專則

不應。患難之來。專則不動。猶松柏挺立。肅霜積雪。不能震之也。然後身可榮辱也。志不可榮辱矣。身可生死也。志不可生死矣。所謂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此之謂也。余性怯懦。不能以志帥氣。將陷暴棄。因作此說。以自勵焉。摩烏松南立志說 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

三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真實無妄。且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為獸。鳥不可以為魚。松不可以為栢。是故魚游江湖。為福。喪水為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樗櫟之壽為幸。而不能謂黍稷之芟為不幸。是故天子為諸侯禍也。大夫為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槩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為福。簞瓢之貧。輿僮之賤。槿蟬之夭。為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

不知已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甚夥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耶或以見殺為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為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為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已也不知時者執于已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於命分之外

福善禍淫論
殺生徂徠

(同上)

主征韓之役豐公下命薩侯曰欲得虎肉以資藥須獵以貢之書

以文祿四年正月至軍時積雪滿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薩侯與世子乘船於唐島至昌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荆棘躡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山壑為震俄而雨降煙霧濛密有虎走出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島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之虎還顧迎噉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世子恐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刀迎擊虎蜚騰啞之牙投可五步負喙大噪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捽尾纏枝極力逆曳水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七亦病瘡死於是薩侯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豐公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為虎狩云夫暴虎馮河夫子以警子路祖楊暴虎詩人

以危共叔。皆戒其誇力冒危也。若薩士奉君命以狩。與敵愾赴戰。無以異焉。其猛毅趨捷。足立懦振怠者。千古豈有偉于此者哉。奮有薩人所作虎狩文。余更歌之以詩。塩谷岩陰狩虎記（同上）

三進而厲義勇於三軍。退而激高風於百代。其生而軒昂崢嶸。百鍊不碎。其死豈其霧散電滅。斯盡而水逝乎。意其高潔昭昭者。不騎星辰入天門。並日月而永存。則將其英果剛毅之氣。聳為山岳。含為洞壑。發為雷霆風雨。懾百鬼。役彪虎。以威福于此土乎。不然。其文彩煥散。網緼醲郁。為霜露。為煙霞。為風水之聲。為草木之英華。徘徊眷戀乎此土。而不去。以娛游者。日與之盤桓婆娑乎。雖其英靈變化不可得而知也。然其可知者。方寸千歲。且暮相照。雖以彥等之庸陋。抑亦吟風嘯月。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恐在所不外矣。

散香酒烈。神尚髣髴乎其來饗。

柴野栗山祭石火山文（同上）

三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吾邦建慶後。書亦甚乏。雖四子。未易多得。史漢之類。諸老先生。往往手寫。况百家之書乎。至今擁萬之家。指不暇屈。且清船載來者。年不知幾萬卷。奇書秘籍。皆得縱覽。而後生晚進。務多不知本。其學術行誼。不及前輩遠矣。坡老之嘆。復在今日。此昇平之一弊風也。（摩島松南娛語）

三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

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義祭

(禮記)

孟仲由見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親老家貧。不擇祿而仕。昔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純正蒙求)

姜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々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

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

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言微志。庶劉禪倖保卒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陳情表 晋李密 文体明辨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我及於親。敢不敬乎。義祭 (禮記)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出師表
漢諸葛亮

(文休明并)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

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伯夷頌 唐韓愈 (文体明辨)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語論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語論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語論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蘓魚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勿輕小事 (文海披沙)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為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其違天甚矣。勞逸 (文海披沙)

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諺語 (文体明辨)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諺語 (文体明辨)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諺語 (文体明辨)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

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不幾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非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

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各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豈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幸甚。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修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易文言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速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蜀相

唐杜甫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如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轡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

齊桓公請
管仲於魯 國語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

愚人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俾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

已十年。囊楮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違違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

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於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答劉蒙書
宋司馬光

(文体明辨)

○告琳項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行行不急。善兵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為之穿。蠅蟲

至弱。木為之弊。豈非漸之致乎。

典子書
漢孔臧

(文体明辨)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禮典。便合傳家。今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間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

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戒子益恩書
漢鄭玄
(文体明辨)

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滄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

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頰。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圃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蘧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

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間鬼火。春院悶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願此耿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正氣歌
文天祥（請獻遺言）

【无】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為首。無卹獨以高赫為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晝一策。

効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厄困中。眾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為之立祠于霍山。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頭顱。為洩便之器。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為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以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于世。何以為人。乃更姓名。詐為囚徒服役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廁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間刺之。無卹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牽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于吾耶。豫讓正色荅曰。吾智氏亡臣。欲為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為之報仇。真義士也。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臨去復

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為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即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却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識認不便。乃削髮去眉。漆其身為癩子之狀。乞丐于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為啞喉。再乞于市。妻雖聞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見乞者行動。心疑為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毀

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曰。吾既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為智伯報仇。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城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不可復察。乃使人建橋于渠上。以便來往。名曰赤橋。赤乃火色。火能剋水。曰。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橋既成。無卹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為死人。伏于橋梁之下。無卹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卧。無卹曰。新築橋梁。安得俾有死屍。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尚能識認。罵曰。吾前已

曲法赦子。今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出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豫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回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為智氏所滅。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為范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眾人相待。吾亦以眾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豫讓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

錦袍。使左右遮與豫讓。讓掣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斫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後人改名豫讓橋。無卹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即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袍。呈與無卹。無卹視所斫之處。皆有鮮血點污。此乃精誠之所感也。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東周列國全志)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大

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尊大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文休明辨)

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維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維予式嘉乃勲。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遭茲殷憂。變起都邑。維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讎。視死如歸。履虎至。啞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顛正色。而抗詞。維我信臣。無愧前誓。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曰忠烈。宜付史

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况誠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兇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跡。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

贈諡段秀實詔
唐德宗

（文体明辨）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結慶。于且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遽表澆浮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

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微疵事既不然若為通

允于且葵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

唐張鷟

文体明辨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教東平王傳相漢元帝

文体明辨

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定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惟維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

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

贈徐有功越州刺史制唐中宗

文体明辨

勅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蘇氏少以女士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弟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繁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宋蘇軾

文体明辨

天祥字宋瑞帝昀德祐初元兵已渡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

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北關矣。天祥前頻請與敵血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衆背城一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終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抗議爭辯。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數言歸。

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充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昰。廣王昺。留在浙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密謀脫。濬曰。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死靡悔。且辨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與濬等十二

人夜潛出。至真州城下。城主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為敵作間。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二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而天祥遂至。即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勛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兵盡潰。妻子幕僚等皆被執。天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

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所執。吞腦子不死。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之拜。椿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

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食。意擬至廬陵。得瞑目長途。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為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至八日猶生。天祥以為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荒濱。則立節不白。蓋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典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

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大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載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

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述已志焉。會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即其衣帶中所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天祥為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當官者董宋臣。請遷都避敵也。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也。又上章乞斬之。

賈似道誤國要君也。當制以義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為製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資為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已任。鞠躬激厲。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皆一念向正。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弘範乃令天祥為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

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衣帶中贊
(靖獻遺言)

和漢文類初編卷之下 終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版權所有屆
同 十八年三月七日訂正再版屆

京都府藏板

京都三條通寺町西八十六番戶

製本所 杉本甚介

終

